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九十七回 虬首龍捨命鬥賊 白勝祖智勝賊人

詩曰：過去事情不再詳，未來不必預思量。如今只說如今話，一枕黃梁午夢長。

穆將軍統帶著人馬，由小靈河口調齊了戰船，殺出了大營，直到大江之中，列成隊伍。只聽賊營之中喊殺連天，大炮驚人，由中營殺出來一哨戰船，如雙龍出水勢，直奔近前，上插白八卦的旗子，約有三五萬之眾。人馬分為左右，當中是九龍舟的大戰船，上面坐定仁和教主化地無形白練祖，後面站定靜江太歲張寶、巡山太保高勝、老會總任山，同定二十四員偏裨牙將，都是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這邊先鋒是翻江太歲李英，手執三節鉤鏢槍，身穿水衣水靠，站在船頭之上，用槍尖一指，說道：「對面無知的妖道，哪一個過來送死？」白練祖說：「哪一位會總前去，把那鼠輩給我拿來？方出我胸中之氣！」他陣內有一人說：「呔！來者你是何人？通上名來！」翻江太歲李英說：「我乃是大清營的守備、前敵正印先鋒、翻江太歲李英是也。你是何人？快通上名來！」那賊將一看李英真是一條好漢，相貌不俗，說道：「你也不認識你家會總爺！我姓焦，名成。你那翻江太歲不如我這混海虬龍。」說罷，掄刀就刺。這李英急架相迎。二人戰了七八個照面，這焦成越殺越勇，直殺的難解難分。後來二人跳入大江之中，在水內兩個人又戰了二十餘回合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這李英一邊殺著，一邊心中思想這件事：「我李英蒙大帥台愛，放我為水軍先鋒之任。我初次出兵，要不能取勝，豈不辜負老將軍一片至誠之心？」想罷，把三節鉤鏢槍招數更變，在水內抖擻精神，竟把混海虬龍焦成一槍刺死在大江之中。

那焦成他有一個族弟，名叫焦興，見他兄長被李英紮死，大吼一聲，躡過船頭，手使一對青銅峨眉刺，說：「好一個無知鼠輩，膽敢傷我同宗手足！你休要逃走，我來替我兄長報仇！」舉起青銅峨眉刺，照定李英蓋頂就砸。李英用鉤鏢槍相迎。兩個人各施所能，閃展騰挪，躡躍縱跳，戰了有二十餘回合。李英心中一想：「我要贏不了他，豈不叫大清營一千眾英雄恥笑於我，莫若我先下毒手為強。」自己把五虎斷魂槍門路施展開了，那焦興招架不住，被李英結果了性命。那賊隊之中怒惱了仁和教主化地無形白練祖，一擺寶劍，大吼一聲，說：「氣死我也！好一個無知匹夫！來，來，來！我與你比並三合兩趟，分個高低上下。」這李英一看，知道白練祖的厲害，自己又想：「要立這一件奇功，真要是拿住他，那大竹子山要破，不費吹灰之力。」想罷，用槍一指，說：「妖道，你好不知自愛！我先結果你的性命！」擡槍就紮。白練祖一甩五雲筒，照定那李英面門撲來一股青煙，李英一閃身，未能躲開，身上衣服盡皆燒著了，翻身跳入水中，逃命去了。

那虬首龍楊永安一晃金背樸刀，說：「好一個妖道，別走，我來拿你！」一個箭步躡將過去，掄刀就刺。白練祖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孽障，你休要猖狂，待祖師爺捉你！」伸手拉出那桿迷魂旗子一晃，立刻天昏地暗，把人的三魂七魄拘出本殼。他有一個裝魂袋，此乃是左道旁門之邪術。他所練的這宗法寶，要報前番在興隆鎮之仇，要與大清營決一死戰。今日與虬首龍楊永安前來動手，自己動了一點惡念，把迷魂旗一指，楊永安覺著頭迷眼黑，心神不定，立刻倒在船板之上，幸虧大清營中有接應之兵，把虬首龍楊永安搶回大清營。只因他被邪術迷住心殼，尚且未死。那仁和教主白練祖正在耀武揚威，一團的高興，又連贏了穆將軍四員上將，站在船頭之上，越發猖狂。

且說穆將軍背後怒惱了過海銀龍白勝祖，把那彈弓暗暗扣好，對準了那白練祖的面門打去。只聽「吧」的一聲，正中印堂之上。白練祖「哎呀」一聲，翻身栽倒，被手下眾將救回本寨。張寶也不敢久戰，鳴金收隊。穆將軍也就收回人馬，進了營門，升坐大帳，派隨營的醫家給虬首龍楊永安調治病症。那楊永安昏迷不醒，不知人事，連灌了兩付湯藥也未見成效，嚇的眾人無不心驚膽破。楊永太知道兄長性命不保，他也無可如何。大家忙亂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穆將軍升坐大帳，聚集眾將，大家會合在一處，共議軍情、破敵之策。忽聽大炮驚天，不多時探馬來報道：「白練祖統帶無數的人馬來前討戰，特稟將軍，早作準備。」穆帥聽他之言，立刻傳令，調齊了眾將，並大小各戰船，放了三聲大炮，出了營門，列成陣勢。只見那賊人的船隻整齊，隊伍嚴肅。那白練祖咬牙憤恨，口中大罵用暗器傷他之人。穆將軍這邊隊中怒惱了過海銀龍白勝祖，大罵：「妖人休要倚勢逞強，我來結果你的性命！」伸手拉刀跳至船頭之上，說：「妖道，你不必逞能！可認識我麼？」那些水師營的賊兵全認識白少將軍，前者冒充畢道成，空手探過竹影山。此人文武全才，詭計多端，甚是厲害，叫祖師爺千萬要小心謹慎。大眾在後面一聲喊嚷說：「教主爺可要留神！這個小輩，他叫白勝祖，他真厲害！」白練祖一聽此言，氣往上撞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對面無知的小輩，你就是白勝祖哇？你要早知時務，趁此歸降，免的身受殺戮之苦！我山人上奉玉帝敕旨，應天順人，救民於水火之中。你要逆天而行，我山人叫你當時立見報應！」白勝祖一聽此言，怒氣沖天，直急的三屍神暴跳，說：「對面妖人，你休要滿口胡言亂道，任性枉為！我豈不知你們這伙妖人的來歷！你等私稱天地會八卦教，自立名目，乃是白蓮教匪之流，妖言惑眾，蠱惑民心，上千天怒，下招人怨。今日天兵壓境，諒你這座竹子山能有多大地勢，尚敢抗拒天兵？還不自己悔悟，知非改過。你真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！」說罷，掄刀直奔白練祖砍來。這白練祖急架相迎，兩個人動著手。

白少將軍知道妖人的邪術厲害，怕受他人之害，自己先奉告白練祖：「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大的能為，要是施展了我的法術，你也不是我的對手。莫若咱們兩個人兵對兵，不鬥法術。你那法術你也不必施展，咱們兩個人全憑武藝見個高低上下！」仁和教主白練祖聽白少將軍之言，答道：「很好，你我二人全仗著平生武藝，分個勝敗！」說罷，掄劍就刺。兩個人殺在一處，真是棋逢對手。戰了有十幾個照面，化地無形白練祖心中一動，說：「若要使平生血氣之勇，也贏不了他。我聞其名，此人詭計多端，不免我先施展了法術，看他如何。」想罷，主意已定，一伸手把那支迷魂旗取出來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說聲「敕令」，衝定白少將軍一指，說聲：「倒下！」白勝祖覺著頭迷眼黑，天旋地轉，自己站立不穩，翻身倒於船板之上。早被那邊天地會八卦教中的賊人捉去了。穆將軍看見白勝祖被他擒去，又知道妖人的厲害，吩咐：「激筒兵打那妖道！」眾人聽見令下，一齊答應，用激筒打去。那妖道白練祖退入後陣，仗劍念咒，少時天昏地暗，有無數的人馬從天而降，從地而生，飛沙走石。穆將軍見事不好，急速收兵，人馬受傷者大半。